



我与一座城

奋飞的凤凰

胡启浦

凤凰山的两道山脊如一对伸开的巨大翅膀，与龙潭河相连成圆，将县城搂在怀里——小时候，父亲总是这样描述贵州省凤冈县的县城。这座城离我家有多远？父亲指着对面的山坳说，翻过山坳口，再经过龙家沟、悬天关、鱼塘塘、歌凉树，走一天的路程就到了。一连串的地名暗示着一段山高路远的行程，幼年的我不禁听得呆住了。父亲笑了，告诉我一条去凤冈的“捷径”——好好读书，考上高中，就可以去县城就读。于是，满怀憧憬的我开始在课本里，认真寻找那条通往梦想的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家从山沟里搬到了小镇上，那年我十岁。一个假日的下午，邻居叫来一辆解放牌汽车，去凤冈县城运水泥砖来建房。乡亲们主动去帮忙，也都想搭车去县城看看。我趁大人们不注意，一骨碌爬上汽车，躲在别人身后，一起上了路。汽车在沙石路上一路颠簸，扬起灰尘阵阵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，我双手紧紧抓住车厢的篷杆，看着灰尘中时隐时现的沿途风景，心里既有几分惊喜，又有几分胆怯。

到凤冈县城时已是傍晚，汽车在一个桥头放慢了速度。趁着这当口，我抓住篷杆站起来张望，只见不远处耸立着一座高高的白塔。景物随车而动，我左顾右看，几乎一眨眼的工夫，又一座白塔出现在前面。我惊呼：“哇，这边还有一座白塔。”车人顿时哄笑开去：那其实是同一座塔，只因汽车刚刚在调头，换了一个视角。回家后，这件事一下子传开，成了小镇上的笑话。但在当时的我看来，凤冈就算真有两座、三座乃至更多白塔，也不值得奇怪——毕竟，那是我我一直憧憬的城啊！

那夜留在我记忆里的，除了白塔外，还有一条挤满木房的石板街和一串串昏暗的灯光。没有见到父亲挂在嘴边的那座美丽城市，我心里不禁有些失望。后来，我终究没能走进凤凰山下、龙潭河边的所那所高中。幸运的是，现在我却能常去那里，与师生们分享读书与创作的快乐，算是对我的一点温情弥补。

其实，凤冈县城离我家只有三十公里，我却用了近三十年的时光才得以抵达。结婚后，我终于来到县城工作。那时家还安在小镇，我一人在县城租房住。下班吃完饭，时间还早，我沿着龙潭河岸一路闲走，看飞鸟掠过小城的上空，看挖掘机将河边的荒地推平。就在一次又一次的闲走间，河岸边春笋破土般盖起幢幢高楼，河边也种上了花栽上了树，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河边公园。

周末回家，与妻子说一家人两处住，跑来跑去也不是长久之计。2007年，我们俩下定决心，在龙潭河西岸购买了一套住房，这让我终于有了扎根在凤冈的感觉。每天早上在自己的小家里醒来，傍晚点亮这座城里的一盏灯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妻子闲不住，在城区租了个铺面，经营起女装生意。闲时，我们一家穿过门前的凤凰广场，来到龙潭河边，看柳丝弄

风，看绿波荡漾。目睹河岸的变化，我颇有些得意地给孩子讲这里的旧时模样，讲我曾在那块石头上看夕阳想家，曾在哪片草坪上读书沉思。

前些年，龙潭河东面进行开发，高楼顺着坡势而上，山顶则是一片四季墨绿的松林。一条溪流从山沟潺潺而来，丰茂的草木有意将小溪遮掩，当人们看清这流水时，一个天然的小湖已豁然出现在眼前。这片清幽和宁静正合我的心意。于是我卖掉了龙潭河西岸的房子，搬到了东岸新区。夜晚时分，华灯初上，桥栏上和岸边的彩色灯光斑斓迷人。桥如长虹卧波，灯光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让凤冈的夜晚格外生动饱满。

我的住处距湖只有两百多步。湖不大，玲珑巧致，名叫玉龙湖。湖端有一个隆起的小平台，可以一览湖面全貌。平台上随意摆放着几块石头，人们闲坐其上，看湖水看远山。几只褐色的水鸟是这里的主人，时时在湖里自在翩跹。湖边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，秋风中叶子洒向湖面。水鸟与鱼儿常把这叶子误当成食物，在水面你争我抢，惹皱一湖秋水。落光叶子的枫树更显挺拔，枝杈间只剩下一些枫树球，像一对对小小的耳机，在风中倾听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激与爱意。

据志书记载，凤冈古称“龙泉”，因城中有一眼泉水，四时不涸，故得名。后改为“凤泉”，再改为“凤冈”。历史上种种变迁的细节已难考证，但凤冈人喜欢在地名中用“龙”“凤”却是事实。龙滩口、玉龙湖、九龙湖，处处见“龙腾”；凤翔、凤山、凤岭，处处闻“凤鸣”。

龙飞凤舞，是凤冈人心中最美的图景。吉祥的名字带着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许，和这座城一起，向明天奋飞！



贵州凤冈风光。

罗逸摄

精益求精，为了轧钛技术升级

吕高安 田运宏



普全手里的工作。他正在车间忙碌，哪有空通话？但铃声一直响个不停，同事们都替他着急：“接吧，张师傅！”

儿子病危！噩耗传来，张普全如五雷轰顶。他记起几天前，妻子说起儿子头痛发热，他相信她能应付，没放心上，谁知竟是急性脑膜炎。搭上深夜火车回韶关，张普全一路以泪洗面。

回天乏力。办完儿子的丧事，张普全立马回车间。安装调试正值关键时刻，纵然万箭穿心，张普全也只是默默承受。他带领大伙反复优选方案，进行多次试验，终于攻克轧制难题。

2011年6月28日，张普全主操的20辊钛冷轧机成功轧出冷轧钛带卷，比计划提前半年。钛带卷批量生产，打破对进口的依赖。滴酒不沾的张普全，破天荒提着酒，对着电话向妻子热泪盈眶地唱起《爱拼才会赢》……

短短十几年，张普全和同事们把一个个技术垄断打破，把一车车钛材，运往航空航天、海洋装备、石油化工等行业的生产现场，一步步推动钛板材和钛带卷的国产化步伐。

四

当先进、当尖子多年，张普全一直是一线工人，每月有限的工资，要养一家子人，并不宽裕。平素他几乎全穿工装，难得上街，也是挤公交。

他被湖南省评为“国企工匠”。不少民企高薪挖张普全。张普全却横下一条心，坚守金天钛金属公司。

张普全和他的团队，正在研究轧钛技术如何再升级，如何研发出突破性工艺技术，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。为此，他常年坚守在工作岗位。岳父母打趣说，好长时间见不到女婿，快不认识啦。妻子张洁却说：“女儿代女婿看望父母，不是一样的嘛！”对张洁来说，丈夫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，她早把自己当作张普全团队的一员了。

张洁和张普全是在广州打工时相识的。婚后，张洁来到丈夫的老家粤北农村，照料婆婆兼打零工。夫妻俩现在育有一儿一女。张普全一心轧钛，一年难回几次家。张洁说，他晚上讲梦话也是钛。

由于工作太累，张普全一度耳朵失聪。领导给他“下命令”，他才去住了一周院。还有一次，他肾结石发作，痛得实在不行，才悄悄住院几天，未痊愈即赶回车间。即使带病工作，他轧出的钛仍是精品。这些事，妻子当时都不知道。张洁感叹：“他一个人在外，更不容易啊！”

有人不理解张普全，又不是他自家的事，他整天如此拼命，是为什么呢？张普全回答：“只要多攻克一些‘卡脖子’技术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临别，张普全翻起胸前工牌，提醒笔者，他的工牌是镶金边的——这是进入国企核心人才库的标志。他说这是公司董事长颁发，并亲手给他戴上的。说着，张普全的脸上露出自豪满满的笑容。

量轻质厚，耐热耐腐蚀，默默奉献，堪为大用。张普全及其团队成员，不正如他们轧出的“中国钛”一样吗？

图①为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钛带卷产品。

图②为工作中的张普全。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供图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

匠心故事 ⑦

“钛”——一个听起来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这种金属常与航空、军工等“高精尖”领域相伴，但在民用领域，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从身边的眼镜架、手机、手表，到建筑、医疗材料，都有钛的身影。

钛为人类所用的历史不算长，其冶炼、加工技术的发展颇为不易。轧钛的工艺尤难，越薄越难越轧。极限厚度下，一不小心，薄薄的钛带就会“断带”。张普全就是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轧钛工，在轧钛车间三班倒，一干就是12年。在车间，他身着工装，神情严肃，做事风风火火，每每言未出，手势先到。

这是一双掌握“绝技”的手：张普全及其团队，用厚度极限值0.4毫米的设备，冷轧出厚度0.1毫米、宽度1200毫米的钛带卷，实现技术突破。

二

张普全的同事蒋小东是重庆人，与张普全当初在广东同一民企、同一班组轧钛。二人一同来到长沙，仍是在同一车间轧钛，一同安装调试20辊钛冷轧机。说起张普全这位“老搭档”，蒋小东笑称：“我俩都是一心一意、好钻牛角尖且不肯服输的犟人。”

张普全的儿子病重时，蒋小东的父亲瘫痪在床，他正为不能在重庆老家照料老人发愁。两人惺惺相惜，相互扶持，攻坚克难。冷轧钛批量生产后，两人琢磨着，怎么加快冷轧速度。经过不断攻关，速度从每分钟40米、50米，到70米、80米，再到120米……越来越快。张普全更是一枝独秀，冲到每分钟300米。

市场推着产品走。张普全、蒋小东分析市场局势，认为0.1毫米厚的钛带卷市场潜力巨大。而这台20辊钛冷轧机，最多只能轧出0.4毫米厚度。能否让它破茧成蝶，轧出0.1毫米呢？

两人讨论了几个月，终于在2021年3月，向公司申报0.1毫米研发项目，随即获批。钛材轧制易起皱、断裂，越薄“脾气”越大，研发比预想更难。必须选择全优原料，必须创新工艺技术，必须挖掘设备潜能，必须妥善处理突发情况……这一切，都离不开张普全、蒋小东的实操把控。

平时轧机穿带，只需几分钟。而研发中，因为钛带卷太薄，穿带难度陡增，在这个步骤一卡就是几小时。研发团队中开始有人小声议论，想打退堂鼓。

“砰！”张普全一拳头重重砸在桌上。车间里顿时安静下来。只见张普全甩开设备，手工进行操作。个中松紧快慢，张普全整整摸索了一个昼夜。

又一次连续转了48小时，凌晨5点，张普全、蒋小东终于高质量冷轧出厚度0.1毫米、宽度1200毫米的钛带卷，远远突破了机器设定的极限值0.4毫米。在场的研发人员个个振奋不已。

三个月，几十轮屡败屡战，他们又一次成功证明，靠着自力更生、自强不息、艰苦奋斗、精益求精，可以将不可能变成

三

轧钛好比驾车，必须眼观六路、心手合一，同时操控好“油门”“刹车”“方向盘”，务求安全平稳。偌大的冷轧钛车间，冷轧机组是车间的焦点，冷轧机组的主操手则是焦点中的焦点。操作台上按钮、键盘多多，速度怎么控制，质量如何保证……主操手都要心中一盘棋，迅速果断地统筹信息，做出判断调整。

想要培养一个轧钛主操手，离不开实操演练，“熟能生巧”。但钛材价格昂贵，练习中消耗的钛材是一笔相当高昂的成本。而且一年刚入门，三五年才能独立操作。像张普全这样的一流主操手，真是“千金难换”。

且看张普全，视线在操作台和台下轧机之间来回扫去，神情极其专注。双手时而在按钮间连选联动，时而又屏气凝神，伺机而发。轧钛12年，张普全从未因操作失误“断带”过，次次质量全优。领导和同事们交口称赞：“别人做的是产品，张普全做的是工艺品！”

张普全带徒弟的本事，也是出了名的。他的几位高徒，都只用半年即顺利出师，培训过程消耗的钛材极少。原因无他，张普全倾囊相授，从不藏着掖着。他认为，冷轧钛技术关乎国家产业发展，绝对不能断层，自己年已不惑，必须尽快培养新人。

怎么调整板形，怎么处理机械故障，怎么解决工艺问题……张普全言传身教。重中之重，是防止“断带”。张普全既放手让年轻人试手，又最大程度地避免“断带”。他说：“断一次，材料就浪费一次，我的心也被猛刺一次。材料都贵得很啊！”

冷轧钛工作强度高。排到夜班，人容易打盹，一打盹就容易出问题，若辊子被卷住，损失更大。张普全坚持巡夜班，及时提醒同事。他还经常组织大家爬山、打球、健身，以增强体能，更好面对高强度作业。

平日里，车间里的一点点异样，都逃不过张普全的眼睛。怎么整改完善，怎么提质增效，怎么厉行节约，张普全都会心直口快地提建议，人称“点子王”。设

咸鲞鱼之味

马汉

我的一位小学同学，与我在同一条街上长大。现在我们虽住在城市的两端，但有什么好吃的，他还会想着我。前两天，他特地开车送来一条大咸鱼，说，咸鲞鱼，保你有满满的回忆。

翌日一早，我用清水把鱼泡了一阵子，估摸着应该泡得差不多了，清洗一番，一粒盐不放，只放葱姜酒，按幼时家里的习惯蒸制。蒸了十分钟，一股浓郁的鲜香就弥漫开来，起锅一尝，鲜嫩人。后得善烹饪者传授经验，要用淡盐水浸泡数小时，才能更好地调节咸鱼自身的咸度和口感，蒸出来才好入口。

当初江南人腌制咸鲞鱼的初衷，是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解决保鲜问题，却无意中成就了咸鲞鱼的鲜上加鲜，创造出奇鲜的美味。然而，在人们讲究健康饮食的今天，“咸即鲜”的饮食观念以及咸鲞鱼这一传统美食，或许都要面临变革了。

我端详眼前的咸鲞鱼，论长相颇像鲟鱼，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鱼，鲟鱼的嘴没有这么上翘。受此启发，我在做这条鱼时就如处理鲟鱼一样，特意没去鳞。蒸熟了用筷子戳着鱼鳞，放嘴里抿一抿，竟也有些鲟鱼的肥美，很鲜。

咸鲞鱼在旧时的江南无锡，是普通

百姓家饭桌上常见的荤腥，味鲜且经济。筷子蘸蘸咸汁，就能下两口饭，若是浇两勺咸汁，满满一碗饭就能风卷残云般地吃完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，即使是酷暑天，一碗咸鲞鱼连续多日放在饭桌上，只需扣上纱罩，便无须担心变质。再配几碟西瓜皮炒毛豆、丝瓜烧豆腐之类的蔬菜，就能撑起一家人“荤素齐全”的餐食。咸鲞鱼在饭桌唱主角的时代，家门口常能见到有人腋下夹着油布伞，拎着用稻草扎着的一两条咸鲞鱼，从马路上匆匆走过。也有考究的人，用蒲草编织的蒲包装咸鲞鱼，再让卖家用草绳

扎紧。他们走在街上，身边总是随风飘荡着一股咸腥味。旁人闻之，不由加快了回家吃饭的脚步。

作为制造业基地的无锡，过去许多产业工人每天带饭菜上班，饭盒里常有一块咸鲞鱼。除了能高效下饭，也可增添力量。老辈人都说，上工出力流汗多，只有吃咸的才能有力气。故而饭盒里的咸鲞鱼，也可看作无锡人脚踏实地、“出工须出力”的精神写照。

如今，人们的餐桌之丰盛，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咸鲞鱼的独特风味，仍让人无法忘怀。



大地